

共匪在「人民公社」若干具體政策上的措施，而有所改變。匪黨的基層幹部，大多消極悲觀，動搖妥協的心理，也並未因共匪加強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漸轉變。尤其是公社農民的私有觀念，與共黨農業集體經營制度，矛盾衝突，始終是人民公社問題的重心；農村中所謂「資本主義的力量」，也始終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威脅；人民自由經濟思想，更始終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障礙。這說明了大陸上廣大的農民羣衆，反共鬥爭的基礎，有數十年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爲其支柱；雖然，共匪用各種手段，積極的挽救人民公社的危機，但千萬人民反抗暴鬥爭的火苗，將永不會熄滅！這種不能熄滅的火苗，是我們反共戰爭必勝的信號，是我們復國建國必成的信念。

(完)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永和。

附註：註一：原載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時

共匪半農(工)半讀制度的推廣

汪學文

早在四十七年九月，匪黨中央與僞「國務院」聯合發佈「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一切學校須將生產勞動列爲正式課程」以後，匪區各地就試辦了一批半農半讀的學校，如「農業中學」、「勞動大學」等，但是據說後來因爲缺少經驗，並且遇到連年的自然災害，經濟上發生困難，加上「有些具有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人竭力反對這種新的教育制度」，「有些辦學人員思想不够堅定」，致使這類學校又停辦了不少(註一)。

近年來，城市中半工半讀的職業學校雖然數量仍不多，但在農村，由於共匪推行「面向農村、面向農民、面向生產」的政策，特別是在匪黨中央于五十三年提出「逐步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以後，半耕半讀的農業中學則有了較大的發展。周匪恩來在僞「人代會」三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曾經指出：「一九六五年，要積極進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的試點工作」，並強調「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是一種教育同勞動相結合的新型學校。這種新型學校能够培養出既能體力勞動，又有文化技術的全面發展的新型的人來，爲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這種新型學校，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

報譯文。註二：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時報轉載。註三：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星島日報。註四：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星島日報。註五：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註六：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星島日報。註七：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新華社電訊。註八：一九六四年七月卅一日人民日報新華社電訊。註九：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及七月八日人民日報載。註十：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星島日報所報導。註十一：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國防部情報局編「共匪廣播輯要」第八七二期載。註十二：國防部情報局編「共匪地方廣播」第三四二三期載。(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廿一日)。註十三：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國防部情報局編「共匪地方廣播」第三四二三期載。註十四：請參閱「共匪人民公社現況」(國防會議戰地政務委員會籌備處編印，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廿五日)

因此，所謂半農(工)半讀制度目前正在不斷發展中，預料共匪勢將大力予以推廣，如同四十七年一樣，再來一次「教育大躍進」。

一、本質

(一)半農(工)半讀制度是共產主義教育理論的產物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學說的一個重要「原理」。馬克思本人就很贊賞半工半讀，他論證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時，曾說英國工廠視察員發現童工半天做工，半天上學，和所謂正規學校的學生相比，「學得的東西是一樣多，並且往往更多」。他引用工廠視察員的報告說：「一半時間勞動一半時間上學的制度，使工作和教育相互成爲休息和鼓勵」。因此，這種制度，比繼續不斷只搞一項的辦法，對兒童來說是更適合得多的。馬克思提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也有同樣的看法時說：「未來的教育的胚芽，就是從工廠制度發芽的」。馬克思還強調說：「這不僅是增進社會生產的一個方法，並且是唯一的生產一個全面發展的人的方法」。列寧甚至認爲，只有教育、教學和生產勞動完全全地結合，才能真正提高質

量。他說：「無論是脫離生產勞動的教學與教育，或是沒有同時進行教學和教育的生產勞動，都不能達到現代技術水平和科學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高度」。因此，共匪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要求的正規的，有質量的教育，正是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註二）。

（二）半農（工）半讀制度是匪黨教育方針的實踐

四十七年四月和六月匪黨中央曾召開「教育工作會議」，除強調黨的領導外，並確定「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之方針；九月十九日匪黨中央與偽「國務院」根據是項決定，發佈聯合指示，要求匪區一切學校將生產活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參加一定時間之勞動；並指出今後辦學之方向，是學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農社辦學校。學校應該協助生產單位辦學校，學校所辦之工廠和農場，地方單位亦應納入整個生產計劃之內。同時並規定今後學校共分為三類，即全日制學校，半工半讀學校和各種形式之業餘學校。後兩類學校，都是不脫離生產勞動的學校，彼此鮮有區別，因此其與全日制學校實際上構成了共匪的兩種教育制度。

陸匪定一在「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中亦曾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殘餘，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和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目的，也就是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

（三）

因此，共匪為要達到此項教育目的，實踐此項教育方針，目前全日制學校之學生，除了讀書之外，亦要有一定的時間參加勞動；而半農（工）半讀學校，則要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得更緊密，從而更有助於培養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培養既能從事體力勞動又能從事腦力勞動的「新人」。

（三）半農（工）半讀制度是共匪「農村教育革命」的促進

在「半工半讀」與「半農半讀」兩者間，共匪顯然是偏重於後者，在「面向農村、面向農民、面向生產」的口號下，目前半農半讀的學校，正配合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文化下鄉熱潮」的形成，大量地向農村推廣，造成了另一種含義的「三大革命運動」。

共匪之所以重視農村教育，大約是基于兩大原因：

一為滿足廣大農村青年的升學需要——匪偽「農業部」於五十四年八月

共匪半農（工）半讀制度的推廣

間曾召開「全國中等農業教育會議」，進一步確定「農業教育革命的方針」，並指出：「逐步實行半農半讀，社來社去（學生從公社招收來，畢業後分配回公社去，有的雖不從公社來，但也分配到公社去的辦法）、教學改革，可以使農業教育面向農村，面向農民，面向生產，把學校辦到農村去。高等農業院校只有走上這樣一條道路，才能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才能逐步滿足廣大農村知識青年合理的升學要求。」（註四）

二為適應「農村公社」的需要——張匪際春在「關於試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一文中供認：「我們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已經看到不少這樣的事實，有的社、隊的領導，或者會計、保管、記工員等工作職務，一被少數識字的壞份子，或地主富農份子所把持，大多數的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貧農下中農，就要受到種種榨騙、剝削、稍帶一點科學技術性的農活，如農藥活等也往往要被少數人壟斷，甚至有關於人民公社的政策文件的內容由於廣大貧下中農不識字、少識字，而不知道其中的究竟，得不到羣衆性的監督，無法貫徹執行。」（註五）因此，共匪必須加強對貧農及下中農之教育。

二、目標

共匪的「半農（工）半讀教育」，乃是具有多種目標的制度：

①在教育方面：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貧下中農及其子女，一直存在着「文化大翻身」的問題，例如河南潢川縣江集公社胡寨大隊共有五十六個正副生產隊長，其中只有一人簡單識幾個字，有六個生產隊至今沒有會計，公社要培訓農業技術員、抽水機手、保健員、獸醫、他們往往派不出合適的人。城市下放以及回鄉的知識青年，目前已達四千萬人，也有迫切的升學要求，半農半讀教育就是為適應這兩種需要而推廣而發展的。換言之，此種制度的目標之一，乃是普及教育和提高文化，使「勞動人民有文化，勞動人民知識化」。

②在經濟方面：共匪認為教育是一種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並且為經濟基礎服務；同時並供認：「在目前我國的具體情況下，完全靠國家辦一種全日制學校，不但國家負擔不起，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家庭也負擔不起，實行半農半讀半工半讀，學生不再是單純的消費者

，也是生產者。他們自己能解決一部份，大部份甚至全部學習費用，減輕國家、集體和家庭的負擔，這樣就能多辦一些學校。」（註六）據廣東新會縣估計，培養一個全日制初級中學的學生，偽政權每年要花費偽人民幣七十六元，而培養一個農業中學的學生，除了「人民公社」的一些補助外，偽政權每年只需補助六元左右。中等農業技術學校則為偽人民幣三百五十元與一百四十元之比。而農民只要「四個雞蛋（買書）兩個勞動日（繳學費）」就可上半年學。在農村，耕讀小學、農業中學，甚至「大都是因陋就簡，就地取材，由羣衆和師生自己動手，自製教具，自蓋教室，創辦起來的。」（註七）因此，這種「因陋就簡」的學校，從經濟的觀點說，自然是公私兩利的。

③在政治方面：共匪於五十四年三、四月間舉行「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時曾強調指出：「在辦好全日制學校的同時，試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教育制度，是我國教育事業中一次深刻的革命。它的意義將不僅是可以多快好省地普及小學、教育和發展中等教育，從長遠看，它還為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在我國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措施之一。」（註八）由此可見政治因素所佔之比重頗大。

由於半農（工）半讀學校具有多種目標，共匪認為它不僅是一種「新的教育制度」，而且也是一種「新的勞動制度」（註九）。目前雖然還僅是一種「運動」，並未「制度化」，但共匪却表示其並非臨時措施、或權宜之計（似不致像「小學五年一貫制」那樣中途夭折，「工農速成中學」那樣短命），而是「長遠發展的方向」；五十四年十一月間匪偽「教育部」召開「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時，並曾提出「五年試驗，十年推廣」的方針。而在發展趨向方面，「就中等以上的學校來說，將來要成爲我國教育制度的主體。就小學來說，雖然將來仍要多辦全日制的，但在當前，舉辦耕讀小學是用『兩條腿走路』的方法來多快好省地普及小學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註一〇）

三、一般措施

(一) 改制與創辦並進

共匪半農（工）半讀制度的推廣，係採改制與創辦並進的方式。在全日制基礎上，部份或全部改設半農（工）半讀制度方面，據匪透露，全匪區六十六所高等農業院校中，已實行和試行半農半讀的有三十七所，一萬一千八百多學生，佔在校學生數的百分之十五；三百〇七所中等農業學校中，已實行和試行半農半讀的有二百二十所，四萬一千六百多學生，佔在校學生數的百分之五十二。

新創辦的半農（工）半讀學校，高等及中小學均有，高等院校方面，五十四年三月，北平創辦「北京農業勞動大學」一所，福建創辦「福州市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所。廣東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縣辦的勞動大學由原有四所發展到八十七所，入學人數計九千六百人。

中等學校方面，北平于五十四年春季，新辦半農（工）半讀中學七十所，天津于五十四年新辦半工半讀中等技校三十所，上海于五十四年新辦具有半工半讀性質的技工學校、職業學校及工廠企業辦的中學計達二百餘所，連原有之同類學校，共計有三百五十餘所，學生近五萬人。江蘇省於五十四年增辦農業中學二百四十餘所，招收農村學生近二萬人。重慶市到五十四年底，計已辦起半工半讀學校二十五所，半農半讀學校一百〇三所，共有學生約一萬八千人。山西省農業中學在五十二年底只有一百三十三所，到五十三年底則發展到一千二百四十四所，增加九倍。

在小學方面，江蘇省一年來耕讀小學發展到六萬所，入學兒童一百五十餘萬人。

據匪「新華社」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報導，全匪區耕讀小學學生已發展到約一千七百萬，全日制與耕讀小學之學生總數，比五十四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四左右，其中耕讀小學增長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半農（工）半讀的中等學校學生，比五十四年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七左右。

(二) 辦學與勞動的形式

共匪半農（工）半讀學校之辦學與勞動的形式，目前尙未制度化，大都是因地制宜。以江蘇省的農業中學而言，大體上有四種形式：

- 一種是以一個大隊建校，學生「學習在校，勞動在隊、食舍在家」。
- 一種是以幾個大隊聯合建校，學生以回隊勞動爲主。
- 一種是一個「公社」建校，學生部份住宿，部份走讀，在校勞動和回隊

勞動相結合。

一種是以幾個「公社」聯合建校或「國營場圃」建校，有較多的生產土地，學生集中在學校學習和勞動，實行生產自給。

共匪認為今後發展農業中學，一般以幾個大隊聯合建校較好：一是學生來源寬廣，有利於學校的鞏固與發展；二是學生能够回隊勞動，有利於耕讀結合；三是學額足，有利於節省教師，有利於教學，有利於減輕家長負擔。以一個大隊建校，雖然更便於學生回隊勞動，但長期辦下去，學生來源不足，家長負擔就會相應地增加，勢必影響到學校的鞏固（註一一）。

半農半讀學校，大都由「人民公社」的社長、大隊長、或「大隊支部書記」兼任校長，由社隊匪幹、學校教師及貧下中農代表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或「辦學委員會」，處理校中實際問題。

（三）教學與勞動的時間

半農半讀學校的教學與勞動時間安排，大都根據各地農事季節、作物佈局、勞動力以及學校本身的條件，因時因地因校制宜，沒有統一的規定，因而情況較為複雜：

①農業中學大都根據農業季節，農閑多學、小忙少學、大忙不學，全年教學大約六個月時間，勞動大約五個月時間，休假大約一個月時間。目前有些農業中學，取消星期制，實行節令制，按二十四個節令，來安排教學、勞動和休假。安徽肥東縣撮鎮中學則根據當地農事季節，實行所謂「三學段制」，將原來一學年兩個學期改爲一學年三個學段，從秋季始業到春節假爲一學段，春節以後到夏忙假爲一學段，夏忙假後到秋忙假爲一學段。其目的是使學生農閑學習，農忙回隊勞動。

②小學較爲複雜，江蘇全省各地的耕讀小學，根據三萬三千五百班的統計，其中有二萬三千餘班實行半日讀書半日勞動的制度，有七千八百多個早班和晚班，有近四百個巡迴班，還有專爲漁民、船民子女開辦的流動學習班，以及隔日班、中午班、分組教學、送字上門等形式。江蘇沙洲縣南興耕讀小學更打破秋季始業的規定，一年四季學生都可報名入學，隨到隨收；蘇州虎丘公社耕讀小學打破寒暑假的規定，不放寒暑假和星期假，只放農忙假和節日假；海安縣周機耕讀小學則打破升留級的規定，例如一年級學生讀第一冊語文，快的已經學了二十課，慢的才學到第八課，學校允許誰先讀完第一

共匪半農（工）半讀制度的推廣

冊就接着讀第二冊（註一二）。

③高等學校亦未建立制度，情況不一，例如新疆塔里木農藝大學，每年十一月份爲新舊學年交接期，新生入學改在十一月至十二月份，每年從三月到十月是生產節季，作爲一個學期，實行旬日制，每旬勞動七天，學習兩天，休息一天。十一月到次年二月是農閑季節，作爲另一個學期，與當地農場職工一樣實行星期制，並以教學爲主。上課和自修時間均爲一比一。每年不放暑假，只放寒假（註一三）。上海半工半讀師範學院的方式是一周上課，一周勞動。五年的學習時間，包括課堂教學、教育實習、考試、畢業設計在內，共有一百三十一周；參加生產勞動的時間是一百〇四周（註一四）。

至于半工半讀制度實行的半日、隔日、隔周、以及按生產季節輪換的辦法，還在繼續試驗，五十四年「半工半讀會議」認爲：半天勞動、半天讀書的「四四制」，是一種比較好的形式，對勞動、讀書、以及身體都有利。

勞動時，通常是師生一同參加，茲爲了解其勞動的份量和實際情況，特將其實際勞動日和工分的數量，略述如次：

④爲「北京農業大學」於五十四年先在農學、選種、果樹、蔬菜、土化、植保、畜牧、農經等八個專業一年級試行半農半讀，三月間這八個專業試行半農半讀的學生和一部分進行教學實習和生產實習的高年級學生，共一千餘人，到僑農墾部涿縣實驗站，建立分校。據統計，三至六月，師生投入的農業勞動共有三萬個勞動日。全站一千五百一十六畝小麥獲得豐收，比歷年最高（五十三年）的產量增加一倍。

⑤南昌縣的農業中學，學生勞動只比全天勞動少得百分之四十的工分，但放假七十到九十小時可以得到全天的工分，這樣，學生由於學習所失去的工分，男生佔自己全年工分的三分之一左右，女生約佔四分之一左右。

⑥河南潢川縣來龍公社谷砦小學十八個學生，夏收夏種期間，共做一千八百二十五個工分，頂上全勞動力一百八十多個勞動日。

⑦江蘇黃栗山耕讀小學女教師談孝順，五十三年春天到十一月底，參加集體勞動，共做了一百四十一個勞動日，相當於當地一般女社員全天勞動所做的工分。江寧縣鄒莊耕讀小學教師陳發祥，晚上教學，白天勞動，全年做了二百八十五個勞動日，超過了當地強勞力。吳江縣江星耕讀小學教師陳福耕，半天教書，半天勞動，全年勞動共得三千個工分，因而被稱爲「好社員」。

(四)開設課程與教學內容

半農(工)半讀學校開設之課程既無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也無一定標準：

①上海半工半讀師範學院課程內容有政治理論、外國語、教學法、及有關理工方面的基礎課和專業課。其中有一些專業課程，結合勞動在工廠進行現場教學。

②江西省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茅山分校，目前只設林學專業，課程由十九門精減為十一門，計：政治、語文、數學、化學、體育、森林植物學、森林培育學、土壤肥料學、森林測繪學、森林保護學、林業調查設計。總學時為二千〇一十五個學時，其中政治課佔百分之十一點二，基礎課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七，專業課及科學實驗佔百分之五十八點一。整個教學過程，包括生產勞動、現場教學、課堂教學和科學實驗四個教學環節。以生產實踐為基礎，現場教學為主要形式，使教學中有生產，生產中有教學。教學內容則強調：做什麼學什麼，學什麼做什麼，理論與實際，學與用緊密結合。基礎課要為專業課服務，適當地照顧本門學科的系统性(註一五)。

③江蘇省新辦的農業中學的學制，仍然是三年畢業，一般開設政治、語文、數學、農業知識四門課。在教學時間的安排上，政治、文化課佔百分之六十，農業知識課佔百分之四十。政治課由「大隊黨支部」支委等擔任，以階級鬥爭為綱，講解匪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村史、家史等。語文課由專職教師擔任，除講授課文基礎知識外，着重講授農村實用的條據、書信、報告、總結等應用文。數學課的基礎知識，由專職教師講授會計和珠算等，由大隊會計兼課教學。農業知識課，由大隊技術員在課堂內講解書本知識，由當地有經驗的老農在田頭進行技術操作輔導(註一六)。在教學方法上，大都採取教學、生產勞動與科學實驗三結合，教師、學生與老農三結合，學校、生產隊和「農村四站」(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機電排灌站、畜牧獸醫站)三結合等方法。

④江蘇各地耕讀小學課程教材的特點是「少而精、密切結合農村生產和生活的實際，家長需要學生學什麼，就教什麼」，可以選修課程，例如射陽縣朝陽耕讀小學有三十五名學生，其中有十八人學語文和算術，有十一人專門學珠算，有六人學應用文和算術。宜興縣河獨墩耕讀小學，在教學內容上，除採用省編教材外，還注意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補教一些作物良種、農具

、農活等方面的字詞，學生學習一年，約可識四五百字，會看工分賬，會寫請假條(註一七)。

(五)師資問題的解決

共匪解決半農(工)半讀學校師資的辦法，約有下述數種：

①設立師範院校培養，例如上海即設有半工半讀師範學院；

②抽調全日制學校教師擔任或兼任，間或予以特別訓練，例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總校」于五十四年暑期，即曾接受八十七名來自全匪區二十四個省市的三十六所高等院校教師前往進修，培訓為半農半讀學校的師資。

③選用回鄉或下鄉青年(即下放知識份子)為專職教師，實行半耕半教。由于師資缺乏，據說地主富農家庭和其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只要本人「表現好」，凡是願意為貧下中農服務的，也可以吸收當教師(註一八)。

(六)學生成份問題

共匪舉行「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時，曾提出「半農半讀學校應當怎樣正確地貫徹階級路線？」及「是否可以允許地主富農的子女入學？」等問題，經過討論後，認為：「半農半讀學校首先應該千方百計地幫助貧農下中農子女入學，並且幫助他們學好，這是主要的。對地主、富農的子女，也應該允許他們入學，通過半農半讀學校來教育和改造他們。」(註一九)。

(七)領導與發展的重點

①在行政領導方面，據匪指出：「舉辦半農半讀教育，縣一級的領導是主要的環節。有許多縣的縣委，把發展耕讀小學和試辦農業中學列入議事日程，縣委開會，對半農半讀一些重要問題都進行討論，縣委在檢查工作，檢查生產的同時，也檢查教育。」(註二〇)

②在學校性質方面，「從辦學的要求來說，目前以辦各種半農半讀的技術學校比較好。農村迫切需要各種技術力量，培養出來的人，分社、生產隊立刻就可以派用場，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註二一)不過，共匪並不排斥半農半讀的普通農業中學，僅是以技術學校為重點而已。至于半工半讀程度，試驗的重點則為中等技術學校及高等學校。

③在專業課程方面，共匪認為中等農業學校的農學、畜牧、獸醫等專業，是農村需要量最大的專業，應該重點發展。

至於學制的長短，共匪則主張從實際出發，打破舊框框，不是先定下學習年限，再削足適履地規定學習那些課程，給每門課程分攤學習時數；而是要先考慮該學習那些課程，得多少時間，再來確定學制的長短（註二二）。

四、三個典型

（一）勞動大學

所謂「勞動大學」，起初是共匪下放幹部勞動鍛鍊的場所，現在則是培養基礎幹部的學校。目前以「江西省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規模較大，共有總校一所，分校八十八所，附屬勞動技術學校十四所，學生近五萬人。學習年限是六專四年，中專四年。四年制的系科，勞動時間為六、五、四、四，教學時間為五、六、七、七，即：第一年勞動六個月，學習五個月，第二年勞動五個月，學習六個月，第三、四兩年，勞動均為四個月，學習均七個月，每年假期一個月。一般設置農、林、牧、漁等專業。在山區的分校以辦林業為主，濱湖、丘陵地區，以辦農業、農機和畜牧獸醫為主。該校六年來共建立農場三十五個，經營耕地四萬五千多畝（其中圍墾、開墾荒地二萬多畝），建立林場三十一個，經營山林四十多萬畝，開辦各種小型農副產品加工廠四十六個；建築簡易校舍三十多萬平方公尺。五十三年全校稻谷總產量達一千萬斤以上，目前正企圖「爭取一九六七年全校（包括總校和各分校）達到糧食、經費全部自給或自給有餘」（註二三）。因此，這個「勞動學校」，與其說是一所「大學」，實在不如說是一個「生產大隊」。

（二）農業中學

房文光、殷之慧在「新型學校育新人」一文中，對於山東臨淄縣城關公社農業中學會有所報導：這所學校於四十七年建立，全校現在二百四十二個學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貧下中農的子女。從創辦到現在，始終堅持半耕半讀的制度，每到春播、麥收、夏鋤、秋收的大忙季節，學生們都回到生產隊。農忙一過，按規定日期，馬上回校上課。而在課程表上，除了政治、文化技術課以外，還有一門必要的課程——勞動課。「勞動，在這裏並不被理解成只是解決個人生活的一種手段，而是作為培養能文能武、又紅又專的新人的一門重要課程」。從四十九年開始，該校已經有三百九十四名畢業生（包括專業班），除二十九人參加匪軍，二人升入農業專科學校外，絕大部份參加了農業生產。其中有十四人成了拖拉機手，十一人成為生產技術員，三十六人擔任了獸醫和飼養員，五十三人被選為大隊和生

產隊的會計和記工員，十六人被選為匪「共青團」的基層幹部，還有一些人擔任了耕讀學校和業餘學校的教師（註二四）。大致說來，一般農業中學畢業生的出路不過如此。

（三）耕讀小學

貴州省清鎮縣永樂公社周家寨生產隊於五十三年秋季創辦了一所耕讀小學，由生產隊貧下中農社員組成教育委員會，負責學校的領導和管理工作。該委員會曾開過四次會議，從這四次會議的內容，大約可以概括耕讀小學的一般情況和主要問題：

第一次會議討論辦什麼樣的學校才合貧下中農的心意。結果決定辦一個午班、一次晚班，讓年紀小的孩子讀午班，留出一早一晚時間放牛割草，年齡稍大和家務事多的孩子讀晚班。

第二次會議討論怎樣減輕貧下中農的經濟負擔，決定一個學生每學期付出七個勞動日作為教師的報酬，由生產隊會計在年終分配時扣除。但是有的社員覺得負擔也不輕，接着就有四個娃娃不響不響地退了學。於是乃又改為教師的報酬由集體負擔，按本隊上等勞動力記工分參加集體分配。可是勞動力強，又沒有子女在耕讀小學讀書的社員感到吃虧了，主張「哪家養兒那家供，哪個讀書那個出錢」，又紛紛反對這個辦法。

第三次會議討論怎樣把學校辦長辦好。由於該校教室是設在一間炕房裏，秋收開始炕房派上了用場，學校便不得不挪動地方，於是會中決定提出幾十元僱幣的公益金，趕修一間土牆茅草頂的新教室。結果大家動工，十來天就蓋好了。

第四次會議討論怎樣幫助教師提高思想覺悟，關心教師生活。因為教師按上等勞動力參加分配的辦法，要到分配時才拿到錢，平時連零用錢都沒有，而社員們收了工，就可以在家打草鞋，編編竹筐，搞點副業，零花錢有出處，而教師放了學，還得備課，改作業，因此思想覺悟提不高。會中經過研究，乃決定按月再給教師一定的現金補助，需要的現金由學生家長分攤。據說從此教師工作時就盡心了（註二五）。

五、「十大好處」與「五大矛盾」

（一）所謂「好處」

偽「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王匪觀瀾在偽「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

「學議」上，指出半農半讀有「十大好處」，後經歸納之後，認為只有八條，並於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計為：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二、有利于搞樣板田，三、可促進師生員工思想革命化，四、可促進教學改革，五、有利于德智體全面發展，六、可促進自力更生，勤儉辦學，七、由于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解決實際問題，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作用更加明顯，八、是徹底革命的教育制度，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發展方向。

匪「南方日報」曾發表社論，也指出半農半讀教育制度共有「十好」，即：一、減輕「國家」、集體和羣眾的負擔，多快好省普及教育，二、方便貧下中農子女學習，貫徹階級路線，三、學用一致，學習密切聯繫實際，四、學習與勞動高度結合，培養出來的學生能文能武，能寫能算，能耕能種，五、教師半農半教，培養革命的教師隊伍，六、結合本地需要，開展科學實驗，促進農業生產，七、因陋就簡、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勤儉辦學、培養革命精神，八、開荒山、墾荒地、改造自然、增加社會財富，九、培養堅強的革命接班人，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十、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註二六）。

不論是「八好」或是「十好」，歸納起來不外三條，即普及教育、增加生產、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由於這種制度仍在試行之中，在目前來說，所謂「好處」，大都僅是宣傳和理想而已。而從教育的觀點來說，所謂量的普及，正是質的降低，因此，半農半讀制度與其說是「好的學校」，實在不如說是「好的生產隊」比較真切。

(二) 如此「矛盾」

僞「西北農學院」副院長康匪迪在「在試行半農半讀中正確處理教學與生產的關係」一文中指出：「教學與生產是半農半讀教育制度的兩個方向，從總的來說是統一的，可以結合的，但在具體的實行中，是有矛盾的」，這類矛盾計有五項：

①教學任務與生產任務不能互相適應——教學任務要求多上課，要求生產為教學多提供條件；生產任務要求多勞動，要求教學為生產多提供勞動力。

②教學時間與生產時間難作合理安排——教學要求多種多樣的農活都有

實踐機會，而生產則要求技術熟練，功效要高，重複進行。教學要求講什麼，做什麼，生產要求做什麼，講什麼。

③教學內容與生產內容無法結合——教學按學科系統進行，生產按農事季節活動；在一定的時間內，教學上要講的，生產上不一定有，生產上要做的，教學上不一定要講。

④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難求一致——教學要求相對穩定，保持一定的教學秩序，生產要求機動靈活，隨着氣候季節的變化，臨時加以安排。

⑤教學組織與生產組織難于協調——多年來在一些僞農業院校中，所謂場系矛盾，站組矛盾，就是教學脫離生產在組織上的反映。教學不管生產，生產不管教學（註二七）。

這些矛盾不僅是真實的、嚴重的，而且是難於解決的，其對於半農半讀制度，無論是在量的發展上，或質的提高上，都難免成爲顯著的絆腳石，或嚴重的致命傷。

（註一）五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二）引自何匪偉作「辦好半農半讀學校進行農村教育革命」一文，見五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三）共匪「紅旗」雜誌四十七年第七期，（註四）五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五）五十四年一月六日共匪「光明日報」。（註六）五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七）五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共匪「光明日報」。（註八）同註六。（註九）共匪「中國青年」半月刊五十四年第十期第十二頁。（註一〇）同註六。（註一一）五十四年五月八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二）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三）五十四年八月二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四）五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五）五十四年七月一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六）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七）同註十二。（註一八）同註六。（註一九）同註六。（註二〇）同註二。（註二一）同註七。（註二二）同註四。（註二三）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四）共匪「中國青年」半月刊五十四年第十期第十三至十五頁。（註二五）五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二六）五十四年七月七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七）五十四年八月四日共匪「人民日報」。